



如酋長山的攀岩者，有人批評，有人羨慕；無論如何，被視為異類是不爭的事實，都是老基督徒了。循序漸進地，我們長大成熟，卻逐漸自恃為圈內人。

耶穌說：「你們若不回轉變成小孩子的樣式……」（太十八3），提醒我們，無論你我在教會的地位與名聲如何，要回轉成小孩子的樣式。但在教會稍有年日，逐漸瞭解教會內部運作，被視為長輩、領袖，甚至「聖徒」（求神憐憫）之後，要把自己當作小孩子，就顯得格外困難了。一旦精明幹練，也就相對不再那麼謙卑。

「回轉成小孩子的樣式」隱晦深奧，曠日廢時。但若缺乏「防護措施」、缺乏作為身體結締組織的「所以」，我們作肢體的無法連結於頭部，就會再三出現這樣的狀況：生活不像起初

「跟隨耶穌」的小孩，反倒趾高氣昂地要為耶穌行道。有時候我們是很好的老闆，為他人爭取福利；其他時候則不過是披著敬虔的外袍，仗勢欺人。

回轉成小孩子的樣式，隱晦深奧，曠日廢時。

## 負空間

保羅吩咐信徒「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」（弗四17）的負面命令，將教導重點由教會是神的本質與作為，轉至信徒參與神的本質與作為。儘管我對這卷書信已很熟悉，每次讀到這裡，還是覺得好似路面顛簸了一下。直到目前為止，幾乎每件事情都是正面的肯定，耀眼奪目。保羅熱切萬分，頌讚不歇；彷彿讚美永遠無法訴盡，而且迫不及待地想要補足——如果，真有

需要的話。保羅的言詞充滿了隱喻、明喻，將語法的活力發揮得淋漓盡致，迸發的能量已達極限。

枯燥嚴厲的否定語句，「你們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」，出人意料不像保羅的口吻。保羅對於上帝的作為，滿腔熱忱，為什麼不打鐵趁熱，順勢激發會眾熱切與神同工或為神做些什麼呢？為什麼不向讀者下戰帖，挑戰他們「為神做大事」？此刻人心激昂，蓄勢待發。為什麼不讓眾人一鼓作氣地採取行動？大夥兒才準備要參與神在他們當中成就的每一項作為，為什麼要在這個節骨眼喊停呢？

我很納悶，是否因為保羅認為他們還不夠成熟呢？這些剛成為基督徒的，有男有女，成長於非猶太教的文化背景。他們來到教會，不像猶太人從小耳濡目染，歷世歷代許多的故事、敬拜，以及各種道德規範全都根植心中。這群以弗所外邦人在這一切的事上全是門外漢。外邦人的成長背景，充滿了希臘羅馬的女神與神祇，諸如此類的故事，從小更是耳熟能詳，雖有明顯的宗教意涵，卻欠缺品德的內容。在這種怪力亂神的文化裡，充斥著邪淫放蕩與暴力。

當時的外邦人認為，宗教和道德原本就互不干涉。這並非因為他們的文化不講道德。那個時代的哲學家各種有關道德生活的睿智教導，至今仍為世人津津樂道；有文化素養的知識分子，是當時的社會良知。不過市井小民大多沒有接受教育，加上龐大的奴隸人口，因此賢哲教誨的影響力非常有限。在一般人的心目中，宙斯和赫拉掌管眾神，這些神祇淫亂邪蕩、心狠手辣、貪得無厭。外邦神祇與女神的這些故事，不乏刻畫人性、耐人尋味的故事，但內容往往缺乏道德。阿特米絲（Artemis，希臘的狩獵女神）是以弗所城的女神，象徵生育，這尊雕像有一千個乳房，公然展示情色。



「外邦人」這三個字蘊含了上述的生活背景——不是用來相對於猶太人的種族之別，而是爲了界定一種充滿了宗教意象，同時卻在道德上如此窮乏可憐的文化。

這群外邦基督徒一心要活出復活的生命，「使神的榮耀得著稱讚」。因此，身爲牧者，保羅格外關注他們日常的工作言行，也警覺到他們很容易陷入這個危機：接受了這個奇妙嶄新

的福音，卻在不知不覺中，輕忽了舊文化的桎梏，並未挪除其標誌或裝飾。根據外邦人根深蒂固的觀念，可能持續認定宗教與道德毫無關係。保羅描述，外邦人過去生活

接受了嶄新的福音，卻輕忽了舊文化的桎梏。

的特徵是心地「昏昧」，「與神所賜的生命隔絕了……良心既然喪盡，就放縱私慾，貪行種種的污穢」（四18~19）。

如果保羅寫信的對象多半是猶太會眾，我懷疑他會如此鉅細靡遺地闡述道德的基本理念。猶太人打從襁褓時期就聆聽十誡，他們用詩篇十五篇禱告：「耶和華啊，誰能寄居祢的帳幕？誰能住在祢的聖山？」（1節），接著用十項品行作答，簡單明瞭，直截了當。他們也用詩篇二十四篇禱告，提出類似的雙重問句：「誰能登耶和華的山？誰能站在祢的聖所？」（3節），然後直接用三樣道德行爲作爲答案。數世紀以來，猶太人始終注重品德教育，從小到大，諄諄教誨品行舉止，好預備心田，領受神的禮物，並在仁義聖潔上成長。因此，若是寫信給這些人，保羅應該會用仁義聖潔作爲總結，指出回應神的教會，生活理當如此。

但外邦人的成長環境，沒有摩西一旁監督，也沒有大衛的禱告。從小耳熟能詳的故事是阿特米絲與海倫（Artemis and Helen）、奧德修斯和阿基里斯（Odysseus and Achilles）、奧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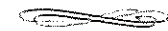


菲斯與尤麗狄茜（Orpheus and Euridice）、俄狄浦斯和喬卡斯塔（Oedipus and Jocasta）。因此保羅帶領外邦人走進信仰生活的世界，開墾心靈沃土，回應神的恩典，在仁義聖潔中成長，欣欣向榮；同時也提出些許不要去的準則。一點兒也不複雜或困難，只是幾個簡單的原則，幫助外邦人建立道德生活，作爲在基督裡成長的沃土。

基督徒生活並非以品德表現入門。不是只有好人才能得著神。不過，進入神的作爲之後，品德提供了架構，使得復活生命有形有體地長大成熟。合乎道德的行爲好比架構，如同花瓶是個形體，可放置花束；又如水桶是個容器，可把井水挑到廚房；又如號角的構造，讓空氣經過銅管的壓縮，奏出熄燈號。合乎道德的行爲是藝術架構，鋪陳展現出復活的生命。



品德提供了架構，使得復活生命長大成熟。



有位年近三十的小姐因爲朋友邀請，開始在我們教會聚會。幾個禮拜後，她來見我，表明想成爲基督徒，卻因對基督教信仰一無所知，不知道怎樣才能「成爲基督徒」。我們談了，也一起禱告。考慮之後，她決志跟隨耶穌並受洗。

但是她對信仰還是一知半解。以前，她從來沒到過教會，也從來沒讀過聖經；從小到大，多半跟隨社會潮流，或者仿效朋友的生活方式。她希望繼續約談。因此我們每隔二、三週在辦公室會面，一起談話，一起禱告，一起探討才萌芽的這個新

生命的意義與意涵。一切是那麼鮮活嶄新：她對這個內在生活，聞所未聞；對這個群體，也未曾聽過。她是北美的「外邦人」，對教會一無所知。

類似的對話往往趣味橫生，我聆聽她的分享，也目睹基督教信仰操練基督復活的大能，從她內心破繭而出，生氣蓬勃。她像海綿一樣地吸收，欣然領受。但是令我困惑的是，她依然和男友同居。後來我才知道，她從二十歲就一直和不同的男友同居，每次很少超過半年；她也不想結婚。會談幾次較為熟悉後，她講到和男友同居，輕描淡寫，絲毫不覺不妥、也不像在懺悔。我想過該不該說她。顯然她知道基督徒應該在男女關係上檢點。她每個禮拜都來教會，逐漸融入這個基督徒社群。我想終有一天她會醒悟過來，因此原本打算等她自己提起這個話題。

有天我心血來潮，對她說：「我們已經談了七個月了。艾絲翠，可否請妳為我做一件事呢？」

「沒問題。什麼事？」

「接下來的半年，別同居了。」

她訝異地問道：「為什麼要這樣？」

「只因為我這樣請求。相信我。我認為這很重要。」

事後，聽說她男友該週就搬出去了。一個月以後，她來辦公室見我，沒有提及此事。又過了一個月，她提到這件事：「當您要我半年自己生活，我不知道您葫蘆裡賣什麼藥，但我信任您，我照辦了。兩個月過去了，我想我瞭解您的用意了。我覺得好自在，從來沒有覺得這麼『自己』，從來沒有覺得與自己相處竟然這麼輕鬆自在。原本我認為同居沒什麼——大家都這麼做，沒有一個朋友例外。因此，我也認為住在一起只不過是北美的生活方式。如今，我開始注意到許多其他的人際關

係——似乎更乾淨、完整了，而且毫無牽絆。您知道嗎？我開始萌生結婚的念頭，或許有一天我會結婚吧。牧師，謝謝您。」

她持守了原本約定的半年，又接續了兩年，直到在教會與未婚夫立下婚約，我為這對新人證婚祝福。



藝術家用「負空間」(negative space)來表達雕塑或畫作剪裁取舍的重要。藝術家知道如何呈現作品，也必須知道如何取舍、剪裁。開放、空曠、透氣的空間——作品上看不到的，卻提供了適切的想像空間，讓人看到創作的全貌。「負空間」對於作品呈現的貢獻，不亞於肉眼看到的部分。



「負空間」是：開放、空曠、透氣的空間。

復活操練的道路上，「負空間」也同樣重要，將雜亂降到最低。保羅帶我們認識教會，小心翼翼。從未頻頻頤指氣使地命令我們做這做那，或去完成哪些當務之急；而是戰戰兢兢，惟恐我們要去接管這天國的事業。他立下的根基，包括了一些「不可」的勸誡，沒有一樣需要豐功偉業。只需適度的自制加上少許的努力：棄絕虛謊；不可含怒到日落；不偷竊；不出惡言；不叫聖靈擔憂；不爭辯不休；不毀謗；不懷恨；不可姦淫。在以弗所的外邦文化裡，這些保羅認為「不可」的行為與心態，屢見不鮮，甚至還立為律令。北美的外邦文化亦然。日光之下並無新事。

基督徒生活，絕大部分都在回應上帝的話語與作為。消極的「不做」，無法定義基督徒的生活。上帝的積極，定義了我

們。消極「不做」的目的，是為上帝的作為預留空間，讓後者可以成為主要的活動。如果我們說太多或做太多，會喧賓奪主，岔開且妨礙了上帝的作為。全心投入教會之後，我們體會到有些屬世的習慣作法或外邦生活方式，必須擱在一旁。我們成長的這個外邦文化裡，有些事情是世俗社會人人仰慕、大大獎勵，卻是你我不可以做的。一件美事，若在不對的地點或時機說了或做了，反倒壞事。操練復活，「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」，長大成熟，需要許多的「負空間」——包括許多的不說不做。

### 三一神裡靦腆的那一位

所有的「不可」——「你們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」——背後，有個龐大的「可」為前提：神在動工，積極而忙碌，超乎我們想像的活躍。以弗所書讀到這裡，讀者應該不難注意到：「神」有時是指聖父、有時是指聖子（或耶穌或基督），有時又是指著聖靈說的。三一神統管我們，創造我們，供應我們；與我們同在，向我們顯現，拯救我們；在我們當中，祝福我們，使我們成聖。

三一神當中，有著無所不能、脈動起伏的合一；但是聖父聖子聖靈又各有其獨特的角色與主要的作為。聖父以話語創造萬有且托住萬有。聖子用人能理解的方式彰顯神，走進人類歷史，救贖世人，成就救恩。聖靈乃神與我們同在，住在我們裡面，呼召、引領、輔導、吸引我們有分於神的作為。在基督裡長大成熟的過程中，保羅一路指引陪伴，在在顯明了神的這些作為。三一神的神學觀是教會的神學觀點，提綱挈領，凝聚神

的一切作為，讓人明白上帝作為的相互連結。

要透徹瞭解神的本質與作為，並參與其間，必須具備三一神的神學觀——了解無論何時，只要其中一位在最前線，另外兩位必然也同時參與。聖父絕不會脫離聖子與聖靈；聖子絕不離開聖父聖靈獨自行事；聖靈也絕不與聖父聖子分開。一神，但是這一位神絕對不是抽象的理念、原則、道理或權勢。神的本質與作為，完完全全是個人（位格）的，不是冷漠無情；互動的，不是不相往來；明確的，不是籠統模糊——祂是位格的神，與人建立關係，並且獨一無二。

三一神的視野，可以幫助我們不至於從數學的角度看待「一」神的觀念，將永生的神貶為毫無生氣的數字。數字是最抽象、最沒有人情味的語言。數字是處理客觀事物的最佳方式——科技器械、天文星球、金融市場——不過一旦觸及人的事情，數字幾乎派不上用場，更遑論與神交談或談論屬神的事。因此要了解三一神，不是透過計算，對「一怎麼會等於三」或「三怎麼會等於一」感到困惑。三一神與算術完全無關。神透過聖父聖子聖靈的位格向我們啟示，讓教會學習思考並且回應神，和神建立關係，這是三一神的神學觀。此處再三強調神是三個位格的神，毫無轉圜餘地。操練復活長大成人，也絕無轉圜餘地，必須具備位格與人性的。

直到以弗所書四章為止，每當保羅提到神，大多意指聖父聖子。此一現象不難理解，為的是拓展我們對神浩瀚作為的雙重眼界：使我們擁有這樣的位分（神的兒女、得贖的、蒙召要使神的榮耀得著稱讚），並使教會成為這樣的團體（基督的身



三一神中，有著無所不能、脈動起伏的合一。